

募的

Foundraising

赵普 著

华艺出版社



募的

赵普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募的/赵普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80142 - 539 - 1

I. 募… II. 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267 号

募的

作 者: 赵 普

策 划: 李 飒

责任编辑: 梅 雨

装帧设计: 门乃婷

插 图: 谢 锋

摄 影: 李 斌 黄新荣

内页手迹: 赵普篆书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52 千字

印 张: 7.75

印 数: 00001 ~ 1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42 - 539 - 1/I · 236

定 价: 2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面的话

好孩子的目的

去年闹“非典”的时候，我们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和所有市直单位一样，工作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忙了。一是我们为抗击“非典”设立了专门的公益项目——天使基金；二是已经搭建好的网络捐赠平台正逢其时，大大地派上了用场。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几乎忘了“非典”其实离我们是很近的。

一天上午，赵普风风火火地跑来找我们，让我们帮他出个主意，顺便说一句，赵普来我们这儿就像去自己单位一样随便，

事实上，他和我们已经认识了好几年。2002 年底，我们授予他“希望工程大使”的称号后，交道打得更勤了，基本上成了我们的编外员工。

因为“非典”，他的所有节目都停了下来，不用化妆吹头了，他居然留起了一部大胡子。这小伙儿本来就高鼻梁，深眼窝，这会儿又蓄上了胡子，不定睛看，还以为是个外国人哩！他从报上得到消息：“非典”病房不可运转空调，因此急需电风扇通风降温。他发动家人准备买下几十台电风扇送到医院，结果遭到拒绝。原因是院方只接受单位组织的捐赠，出于安全考虑，一律不接受个人捐赠。赵普不死心，又联络人民医院的私人朋友，想送几台电视机给圈在病区里的大夫们解闷儿，结果也没成功。满腔的热情落了空，见到我们时他还是一脸的懊丧。直到我们把他口袋里预备好的钱安排在希望工程的一个项目里，他才心满意足地跟我们说再见。

在我们捐助中心的接待室，像赵普这样的捐助人有很多，我们很少与他们去讨论他们捐助的目的。似乎这是一个简单到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捐得自然，我们收得也自然。那么，还要我们干什么？直接向社会公布一个帐号，善款不就滚滚而来了吗？很显然，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要做到这一点还不现实，还是得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接收善款，管理善款，科学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善款，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国家里，我们得做好善款的征集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劝募。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向善的决心和行善的能力。文明古国的子民们从小就受着“积德行善”的传统教诲，恪守着“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圣人古训，“性善说”更是为千百年来文明教化提供了绝佳的注脚。因此，中华大地没有理由不开出善良的“花朵”，可就是这样富有蓬勃生命力的“善花儿”依然需要精心的呵护与滋养，不然也会遭遇凋零和枯萎。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不少慈善机构起了疑，担心善款没有得到善用。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是有压力的，有些同事还会因此感到委屈，似乎“好心没有好报”。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我们聘请的“大使”赵普在获得这个称号之前，也曾郑重其事小心谨慎地向我们问过类似的问题，他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连连说：“还是了解得不够，了解得不够……”而我们却从这话里听出相反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的宣传做的还是不够。

让公众最大程度地了解 and 信任我们不仅是一个公益机构的义务，更是对一颗颗善心要负的责任。所谓“劝募”之“劝”主要就体现在这里。可是公益机构不是宣传机构，没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可资调用，我们能做的是高高举起“希望”的大旗，来聚集和团结那些最自觉、最真挚、最热情、最富活动力和影响力的人，与他们携手共襄善举。毫无疑问，赵普是这面旗帜下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员。

赵普和我们的合作，从第一次到现在都是义务的。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觉得愧对了“大使”的称号，于是在去年底，他

动意要写一本书，并要把这本书的个人收益部分尽数捐给希望工程。起初我们还将信将疑，倒不是怀疑他的能力，而是他实在太忙。要知道，我们这位“编外员工”可是北京电视台最活跃的正式员工啊！他有那么多的常规节目和特别节目要做，还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不得不参加的应酬，他怎么可能去安安静静地写一本书呢？不久前，他又来捐助中心，找他的“同事”们聊天儿，说是为写希望工程的一篇补充些材料，已经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中间还夹着元旦、春节，而每逢节日又是电视台最忙的时候，真不知道他写作的时间是从哪儿“偷”来的。又听说他春节也没回家去看望年迈的妈妈，写到一半时在台里露面儿，被同事们讥为“人瘦毛长”；又听说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吃遍了超市里所有的速冻食品，我们隐约知道他是怎样“压榨”自己的了。

他的书写完了，请我们也说上几句，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声：谢谢！代表所有的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说一声——谢谢！这本书的名字有点儿特别，赵普很担心别人看不明白，而我们是懂的，就像“非典”时他风风火火地来捐钱一样，我们了解这个好孩子的——目的。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

序

募可募 非常募

和赵普认识好像是在 1999 年的秋天，参加他主持的《公益歌曲大擂台》节目，电视节目我参加得不多，但这是个公益节目，所以去了。现场的观众真不少，而且一个个还那么热情，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甚至吓到我。

那天我是作为公益嘉宾去的，当然要讲一讲我在台湾作公益事情的心得，还带去了我创作的一个在台湾地区很受欢迎的公益形象——徐则林。这个人物是劝戒别人抽烟的。

一上台，我就被巨大的欢迎声浪冲昏了头，张嘴就说：“今

天，我给大家带来了林则徐先生。”观众还没反应过来，这边赵普已经在揶揄我：“朱先生太激动了，真的把戒烟老祖宗林则徐给请来了。”幸好我带了幅“徐则林”的漫画，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朱德庸要大变活人哩！

我一直担心，赵普总被这些热情的观众包围，会不会也说错话。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就好像我画《双响炮》，读者会担心我就是那些“受气包”男人的原型。

我的工作环境和赵普有很大不同，我这里很安静，他那里却很热闹。这一闹一静的结果是我出一本本的画册，他出一期期的节目。作为主持人，赵普需要热情，而漫画家却需要无情。虽然我爱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但又不得不保持中立，冷眼旁观。以工作的率性论，赵普比我要自由和自我得多。

热情足够多就会产生激情。赵普显然已经从喜欢他的观众那里汲取到足够的热情并开始爆发了。他写下这本书，并要把这本书的个人所得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大家知道，运动消耗热量，其实激情也消耗热量。三个多月，赵普忙里偷闲，写成了书，瘦掉了肉。既行了善又减了肥，可谓一举两得。不过，我要像他那样就麻烦了，每出一本书，都要瘦一点，过不了多久我就该皮包骨头了。

做公益的人两岸都有，还难得地相似。任何一桩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除了其自身的品牌效应外，总有那么一些不计得失拼了命的人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让你忍不住被他（她）感动，禁不住为他（她）喝采，还会不由自主地

被他（她）牵引着向前走……

作为好朋友和大哥，我能帮的有限。我希望这本书能大卖，
毕竟，多卖一本书，就能给小孩子多一点帮助。

朱德庸

目录

一、纪念

老赵	3
----	---

二、缘份

玻璃心	19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33
小戴	38

三、成长

那山那人那猪	51
小鹿纯子的男朋友	61
左、左、左右左	71
我是一个兵	84
夏雨	106
那年月圆	117

四、职业

啊！电视	131
柳溪	146
“飞黄”故事四则	159
怎一个“飞”字了得	167
在前线	172
“莫须有”的直播	182
传人	193
奖啊，奖	206

五、爱好

偶像	213
----	-----

后记

十斤肉，一本书	231
---------	-----

纪 念



稻年
子仲
子龍
子竹
籃提
笋以
懷兒

老 赵

打开影集，发现我和爸的合影少得可怜，仅有的几张也都保存得不善。最早的一张是在乡下照的，我站着，爸蹲着。爸爸身上满是补丁，他左手抚着我腆起的小肚子，我因为穿着开裆裤的缘故，小鸡鸡还露在了外面。

日后有同事评价此照乃“黄色照片”，我连连点头，这的确是我所有照片中最黄的一张了，四角都起了卷儿，还满是裂纹。这张照片颇有来历，虽然说起来有些血腥，但毕竟折射出我身上的某些与众不同，而这些与众不同在我小学时竟得到了

精彩的呈现（见《小鹿纯子的男朋友》）。

本来在我五岁之前是有可能照相的，穷乡僻壤哪儿来的相机胶卷，省城里的干部更没可能带着相机这种贵重物件儿“下放”（文革中，因为政治原因，部分城市干部脱籍到农村工作的简称）。在我被照相之前，当地的乡民也绝少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但这回他们开了眼，不但见到了相机，而且还见到了相机要记录的主角儿——凶杀案中的女尸。据说这地方几十年来未发生这等凶案，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飞遍了整个山乡。县公安局的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他们带的正是海鸥牌儿双反相机，就是那种取景框里带经纬线，照起来景物还是反着的那种。

噍哩喀喳一通勘察，等收了尸，撤了现场，已近饭点儿。村里把这帮公安人员的工作餐派到了我们家，因为村里认为“下放”干部家里的饭菜讲究，适合招待县上的同志。吃完饭，嘴一抹，公安人员很开心（当然是吃得开心，而不是为凶杀案开心），想起相机里还有几张照女尸剩下的胶片，于是就有了这张“黄色照片”。那年我四岁，爸四十二岁，人称老赵。

老赵正行走在他人生最艰危的岁月里。

老赵被称为“老赵”时，不过二十多岁，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正好赶上为参加一运会组建安徽省运动队，一定是他做事情给人留下了成熟、干练的印象，所以称呼“老赵”更像是一种评价甚至褒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了。我现在有时也会被人称为“老赵”，那多半含有戏谑的成份，透着拥有青春

的无所顾忌。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爸走时六十一岁，我二十三岁。

爸总说他对我期望不高，不指望我能干什么大事业，能为人正派，尽力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就行了。不知他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但他每次这样说总令我泄气，于是有些进步也不愿跟爸念叨，跟妈说的要多得多。而妈夸儿子几乎是本能，甚至不辨皂白毫无原则。所以在妈那里我就自觉高大，而在爸那里则常常气短。

有一阵子我们互不搭理，好不容易搭上一句就像汽油碰上明火——立刻就着。我甚至跟爸叫嚣：“你不就比我大几十岁嘛，凭什么管我这么多！”而爸的回斥常常以这一句结束：“从今以后，我俩豆腐渣贴门对——两不沾！”这哪儿像是父子之间的对话，可现在想想，就像发生在昨天。

爸不可能不“沾”我，爸已经开始尿血，爸病了。

爸病的时候我十九岁，他五十七岁。我临近退伍，他临近退休。他病得并不突然，是一种症状明显、渐进发展的凶症。最明显的表征是尿血，前列腺或尿道的炎症都可导致，而膀胱癌早期则更是如此。但通过进一步排查，在早期锁定并消灭之并不算太难，怕只怕病人讳疾忌医，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明明是肿瘤却当普通炎症来治，因此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之后纵然手术治疗或放疗化疗，已属亡羊补牢，一半人力，一半天意了。遗憾的是爸既怕死又怕痛，一脚站进了齐桓公的队